



上 册

不能完美·····	刘卫京(1)
获 得·····	姜利敏(3)
散 步·····	杨余泓(5)
笑红尘·····	鲍 薇(7)
永远别让心灵寂寞 ·····	赵 冬(10)
生活的意思 ·····	鲁先圣(13)
心常常因细腻而伟大 ·····	摩 罗(16)
投向音乐海 ·····	庄裕安(18)
雨天出门 ·····	闵凡利(21)
永远的朋友 ·····	石剑红(23)
看透了自己 ·····	程 远(25)
“别”有滋味 ·····	孔 明(28)
贫穷是一根刺 ·····	兰云峰(31)
给我一个空间 ·····	婧 雪(34)





祝你平安	杨 木(36)
一分钟的音乐	修宏宇(39)
生活随想	李剑波(42)
守望灯火	叶 眉(45)
阳光心灵	罗光铤(47)
难忘今宵	李剑峰(50)
咀嚼伤害	吕汉城(53)
周末,我们去咖啡馆.....	王慧骐(55)
梦的理想	马思春(57)
美丽的相约	欧阳飘雪(60)
短暂的友谊	C·弗尼沃斯(63)
在一个秋色很浓的黄昏	水 凝(66)
都是电视惹的祸	晓 绿(69)
无人倾诉	戴 蓉(71)
人间充满爱	郑春芳(73)
荒原回忆	彭惊宇(76)





飘逝的红裙子	周学川(86)
酒 缘	秦 月(90)
空着的病床	渔 丁(94)
面对面	斯 人(97)
朋友的记忆	九等生(102)
母女情	千 里(105)
缺 口	李天白(107)
寂寞的李	小 钧(111)
三套车	何 村(113)
我们种植希望明天	刘嘉非(117)
弹“情”不说“爱”	江和平(123)

下 册

草青青,水冷冷	傅厚蓉(125)
死党“笨笨”	格格猫(128)
合欢树	燕 平(131)
父亲的忠告	玛丽娅·马丁(135)
我们是蚂蚁	赵四新(138)





心 恋.....	张 竞(140)
魔 笛.....	崔书毓(143)
风 铃.....	杨文君(145)
葡萄沟.....	温淑珍(148)
两位病人.....	刘燕敏(152)
天使电话.....	驹 子(154)
熊掌余生.....	佚 名(156)
如幻的月光.....	伊万·克拉克森(160)
那扇门终于打开了.....	佚 名(163)
梦 莲.....	行为社(166)
不再为回家而发愁.....	胡 博(169)
说声爱你不容易.....	于富强(171)
永远的鸟巢.....	培 儿(174)
四 舅.....	张荣霞(177)
永远的大哥.....	哑 鹤(179)
骚扰电话.....	流 露(182)



二十元汇款·····	亦 凡(185)
带着感激上路·····	李晓侠(188)
童年的篝火·····	王玲玲(190)
我的毛衣是父爱牌的·····	佚名(192)
苦 缘·····	小 牛(197)
雪中的记忆·····	孙 晶(201)
帮儿子谈恋爱·····	闫安民(203)
那时·····那时·····	小程 羽毛(206)
鞭策我的那根绿藤·····	赵 菱(210)
没有新闻·····	威里斯(213)
途中的鸟·····	张立国(215)
聚散两依依·····	仝媛媛(217)
吹口琴的女孩·····	周德东(220)
武侠小说的十大猜想·····	嫣 丽(224)
友情故事·····	李建平(227)
最好的安慰·····	佚名(229)





录音电话·····	赵 波(231)
恐慌症·····	朴尚春(234)
最后一道菜·····	胡永红(238)
女孩给我的温暖·····	王丽芳(240)
困陷在冰川·····	玛格丽特·赖斯(242)





草青青，水冷冷

◎

傅厚蓉

怎么也找不到了，草坪的那眼泉。

河水刚退，沙地还湿得流泪；东一簇西一簇的草从石头边倔强地长出。河岸窄窄的水荒之地，顺着河水凸凹平行。昔日的茵茵草坪不见了。

有好几年了吧。孩提时，这是我们天然的乐园。整个河岸遍地都是贴紧地面生的“铁链子”草，满眼望去，葱绿一片。印象中的草坪，从不变色。

在草坪下方，有一长络鱼脊似的石头，斜斜伸进河中，石头顶端，有一泓大大的泉水，水从凹陷的地里冒出，水中朵朵沙花，日夜不停地开放。一股清清的水，顺着石头流进江中。河街的女人们，顺着水流排成一行，头低着洗衣。

我常常站在水凼边，望着翻滚的水出神。妈妈说：这是龙王的女儿吐出的。那次她在龙宫偷

美丽的相约

125





吃了大人的糖开水，就被罚这儿受罚，把吃进去的吐出来，所以这水是甜的。只是，千万别进水幽去，要不，会被龙女咬住脚，一口吞下去，再也喊不到声妈的。

可这天，我们还是下去了，在哥哥的怂恿下。龙女没吞下我们，水齐膝上，凉浸浸的。脚板所及是光滑滑的鹅卵石，小脚杆被冒出的水和沙粒撞得怪痒痒。这次探险的最大收获，是我们尝了几捧刚冒出的泉水，真是甜的。

从此后，每天每一个下河洗衣服的妈妈，总要骂几句：是哪个短命的把水搅浑了。

骂归骂，跳水幽的队伍却越来越大。

在茵茵的草坪里，在清清的泉水中，我们过了一春又一春。那时，无忧无虑，天真活泼。

后来，接力赛似的读书、考试、毕业、升学直至大学毕业工作在外。再也未到我的“幼儿园”留连过。

今天，我终得闲暇回故乡。在除开还可工作，一切都失落的今天，我来找我的童年，找我童年的草坪和童年的清泉。然而，什么都没有。过去的草地早被高高的石墙围成了圈。里面，是遍地都是煤渣，说是煤坪修在这里，涨水退水进出都方便。一条石头砌成的宽道，从河街“丁”着伸入水中。路面，满是乌黑的煤灰。微风一吹满天飞。

踩着随时都可能陷下去的潮泥，我继续寻找那眼泉。在印象中的地方，只能隐隐看到那鱼脊似的石头在潮泥和湿沙中沉没。泉水的位置，早被潮涨潮落的河水，刷得跟其他地方一样，要不是这时常在我梦

中出现,就连这列石头也不会看出。什么都随江水流去了,也永远不会再有,童年的草地和泉水。



在茵茵的草坪里,在清清的泉水中,我们
过了一春又一春。那时,无忧无虑,天真活泼。

美
丽
的
相
约

127



Mei Li De Xiang Yue



死党『笨笨』

◎
格格猫



笨笨是一个像小女人一样的大男孩。1.70米多的个子，帅气的穗头发还带着自身的黄色，朋友们都说他很时尚。其实，那是营养不良造成的。

我们有着一个很大的队伍，称为“黑色军团”。当然，笨笨也是其中的一员。大家各有各的特色，可还是笨笨成了我的死党。

笨笨这个人，有的时候像个男子汉；有的时候却也是个女人；有的时候也像个艺人，让人猜不透。

记得有一次，我们的“黑色军团”举行了一次“爬高山、立壮志”的活动。当我们快爬到山顶时，我突然踩滑了，滚了下去。不用说，弄的满身是伤，我哭了。

笨笨跑了过来，缩紧眉头，上气不接下气，紧张地说：“摔哪儿了？要紧吗？是不是很疼？别哭了……”看见笨笨那被我吓得发青的脸，我哭得更



厉害了。后来，笨笨以一副大哥哥的形象背着我，与伙伴们一起向山上走去。在路上嘴里还不停地唠叨着：“这么大姑娘了，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怎么这么笨？怎么……”他的一连串的怎么可把我给说老实了。一路上，他没有埋怨过什么，也没喊过一声累，就这样走着。在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，笨笨也是个男子汉。

可有的时候，笨笨又像个女女人。有一次，我俩一起去逛街，打算买些衣服什么的。每当看见漂亮的衣服他都会惊奇地叫到：“哎呀，格格猫，过来看呀！那件衣服多漂亮！”这个时候，看着他一脸喜悦的表情再加上那非男人惊讶的举动。我在心里总是会想：“天呀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，这明明是个女女人，怎么会变成了男孩子呢？真让人理解不了！”我本以为，男孩子都是只会说说笑笑、打打闹闹。没想到，笨笨却与众不同，他也会有小秘密，这更增加了他的“女女人味儿”。

笨笨也很调皮的。总是在我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攻击我。当然，谁也不让谁的乱打一番。而且，每一次也分不出输赢。笨笨是个心直口快的人。记得上次我的衣服坏了，就临时借了一件。他就用异样的眼光，上下仔细地把我打量了一番，然后撇撇嘴、吐吐舌头，笑嘻嘻地说：“你好像我奶奶一样！”而后，就在我生气的时候哈哈大笑、扬长而去了……

笨笨有时真的很笨。他像女孩子一样喜欢编东西。自然，我就成了他的老师。可是，这个徒弟实在太笨，教了几遍还是不会！因此得了一美名“笨笨”。

笨笨与我有许多的共同：喜欢孤独，经常独自享有林阴路的静谧和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ifongbook.com

幽远;喜欢思索,经常在铺满落英的田埂上,默默咀嚼心泉里的花影和离愁;喜欢跟月亮坐在一起,在蓝幽幽的周围,唱那首或苦涩或清纯或温馨的歌……

校
园
文
学
丛
书



笨笨有时真的很笨。他像女孩子一样喜欢编东西。自然,我就成了他的老师。可是,这个徒弟实在太笨,教了几遍还是不会!因此得一美名“笨笨”。

130





合欢树

◎
燕
平

10岁那年,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。母亲那时候还年轻,急着跟我说她自己,说她小时候的作文作得比我还要好,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。“老师找到家来问,是不是家里大人帮了忙。我那时可能还不到10岁呢。”

我听得扫兴,故意笑:“可能?什么叫‘可能还不到’?”她就解释。我装作根本不在意她的话,对着墙打乒乓球,把她气得够呛。不过我承认她聪明,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。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底白色的裙子。

我20岁时,我的两条腿残废了。除去给人家画彩蛋,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,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,最后想学写作。母亲那时已不年轻,为了我的腿,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。医院已明确表示,我的病目前没法治。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,到处找大夫,打听偏方,花了很多

美
丽
的
相
约

131





钱。她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的药,让我吃,让我喝,或是洗、敷、熏、灸。“别浪费时间啦,根本没用!”我说。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,仿佛那东西能把残疾人救出困境。“再试一回,不试你怎么知道会没用?”她每说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。然而对我的腿,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。最后一回,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。医院的大夫说,这实在太悬了,对于瘫痪病人,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。我倒没太害怕,心想死了也好,死了倒痛快。母亲惊惶了几个月,昼夜守着我,一换药就说:“怎么会烫了呢?我还总是在留神呀!”幸亏伤口好起来,不然她非疯了不可。

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。她跟我说:“写就好好写吧。”我听出来,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。“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文学,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,我也想过搞写作。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吗?那就写着试试看。”她提醒我说。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。她到处去给我借书,顶着雨或冒着雪推我去看电影,像过去给我找大夫、打听偏方那样,抱了希望。

30岁时,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,母亲却已不在人世。过了几年,我的另一篇小说也获了奖,母亲已离开我整整7年了。

获奖之后,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了。大家都好心好意,认为我不容易。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,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。我摇着车躲了出去。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,想:“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?迷迷糊糊的,我听见回答:“她心里太苦了。上帝看她受不住了,就召她回去。”我的心得到一点安慰,睁开眼睛,看见风正在树林里吹过。

我摇车离开那儿,在街上瞎逛,不想回家。



母亲去世后，我们搬了家。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子去。小院在一个大院的尽里头，我偶尔摇车到大院儿去坐坐，但不愿意去那个小院子，推说手摇车进去不方便。院子里的老太太们还都把我当儿孙看，尤其想到我又没了母亲，但都不说，光扯些闲话，怪我不常去。我坐在院子当中，喝东家的茶，吃西家的瓜。有一年，人们终于又提到母亲：“到小院子去看看吧，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！”我心里一阵抖，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。大伙就不再说，忙扯到别的，说起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了小两口，女的刚生了个儿子，孩子不哭不闹，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儿。

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。那年，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，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绿苗，以为是含羞草，种在花盆里，竟是一棵合欢树。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，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，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，母亲叹息了一回，还不舍得扔掉，依然让它留在瓦盆里。第三年，合欢树不但长出了叶子，而且还比较茂盛。母亲高兴了好多天，以为那是个好兆头，常去侍弄它，不敢太大意。又过了一年，她把合欢树移出盆，栽在窗前的地上，有时念叨，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。再过一年，我们搬了家，悲痛弄得我们都把那棵小树忘记了。

与其在街上瞎逛，我想，不如去看看那棵树吧。我也想再看看母亲住过的那间房。我老记着，那儿还有个刚来世上的孩子，不哭不闹，瞪着眼睛看树影儿。是那棵合欢树的影子吗？

院子里的老太太们还是那么喜欢我，东屋倒茶，西屋点烟，送在我跟前，大伙都知道我获奖的事，也许知道，但不觉得那很重要；还是都问

我的腿,问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。这回,想摇车进小院儿真是不能了。家家门前的小厨房都扩大了,过道窄得一个人推自行车进去也要侧身。我问起那棵合欢树,大伙说,年年都开花,长得跟房子一样高了。这么说,我再看不见它了。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,倒也不是不行。我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。

校

我摇车在街上慢慢走,不想急着回家。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待一会儿。悲伤也成享受。

园

文

有那么一天,那个孩子长大了,会想起童年的事,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儿,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。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。但是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,是怎么种的。

学

丛

书





父亲的忠告

◎

玛丽娅·马丁

美丽的相约

135



在我大约 12 岁时,有个女孩子是我的对头,她总爱挑我的缺点,什么我是皮包骨,我不是好学生,我是捣蛋姑娘,我讲话声音太大,我自高自大……。有一回,爸爸平静地听完我的“控诉”后,问道:“她所讲的这些是否正确?”

“差不多。但我想知道的是怎样回击!它同正确有什么关系?”

“玛丽娅,难道知道自己的实际情况有什么不好吗?现在你已经知道那个女孩子的意见,去把她所讲的都写出来,在正确的地方标上记号,其他的则不必理会。”

我遵照爸爸的话将那个女孩子的意见列了出来,并奇怪地发现,她所讲的有一半是正确的。有一些缺点我不能改变,例如我很瘦;但是大多数我都能改,并愿意立即改掉它们。在我的生平中,我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Mei Li De Xiang Yue